

澳門中葡文化

——比較研究與前景概述

Jean Berlie **

本文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比較澳門的中葡文化。在過去五個多世紀以來，澳門一直是東西方文化聯系與融和的最古老典範。它將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歸中國。

文章的作者在法國文化系統裏生長和受教育，對於西方文化有着較佳的理解，他希望他對中葡語言的認識、過去二十年來對東方文化的興趣，以及過去六年來對於這一領域的探討，特別是針對華南文化的研究，能夠增加文章的份量，足以引起讀者的重視。希望這篇文章對於有關課題，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現代方法論包括要在一個家庭或者是一個更大的人類社羣中花上整整一年時間。同樣道理，為了獲得一定程度的可信性，應該在澳門來進行有關研究，而且至少要用12到13個月的時間。

有人一直對比較不同文化的價值提出質疑。不過，隨着一九九九年的到來，以及澳門社會的獨特性質，有必要對澳門的中葡文化進行新的探討。而旁觀者的方法論與文化分類學的結合可能相得益彰。本文對澳門社會的一個全面性觀察展開了第一步。

*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所

兩種文化二合爲一

在設法界定中葡文化的特點之前，有必要對“文化”這個概念下定義。葡文“Cultura”（文化）這個名詞比英文的對等詞更加古老，因為古代英語（盎格魯撒克遜）的有關概念到了一八〇五年才出現。王庚武先生也解譯中文裏“文化”一詞也是由日文裏的“bunka”（文化）借用。中日兩種文字對文化一詞的概念是一致的，皆表達文明之意（王庚武1991：146）。然而，文化與文明的真正區別在別的研究課題裏也是要加以探討的。在這裏，文化意指思想的訓練和完善，是“人”在世界某一特定區域裏象徵的重要性，是一種思想和行動的模式與社會普遍行爲和各機構的形式相一致。

在《中國傣族》這本近作裏，作者嘗試根據歷史、社會組織、語言和宗教去了解華南別具一格的文化。在本文，讀者可以預期了解澳門社會文化模式的初步架構，並且可以看到有關澳門將來社會的形成的一些見解。

源自歐洲西南部的航海文化是葡國文化的首個特點。這和植根在農業的中國文化形成對比。由十六世紀一直到現在，通過教育政策以及數個世紀以來的各種外交手段，葡國文化成功地和周圍強有力的中國文化相互共處，並且得以發揚光大。

這種特別的中國文化究竟來自何方呢？古代的南粵文化和廣東當然對於澳門文化的形成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廣州話是澳門最常用的語言，它是粵語的其中一種方言。早在新近的澳門大學創立之前，中央中學（Escola de Lingua Sinica）教的是廣州話。這間學校共有12位老師，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〇年間，一共錄取了37位學生。現在，葡萄牙語在政府仍然佔了主導地位，不過商業世界裏，英語是它的對手，而普通話也變得舉足輕重。這比在香港爲甚。其次的方言，例如上海話，潮州話以及福建話（兩種閩南方言）在澳門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每一種方言，特別是葡語，其本身就是一座寶庫和一筆文化遺產。以下簡表概括了本文的綱要。

中葡文化比較表

葡國文化	中國文化
起源：地中海和凱爾特	起源：混合（各種文化在中國範圍內同化與發展）
主要特點：海洋	農業爲主，海洋爲次
史詩的	歷史性
富詩意的（主要基於情感與宗教）	富詩意的（自然主義，無神論和倫理道德）
個人主義	整體和多極的（關係網系統，包括家人朋友、同學及會社成員）
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
容忍	適應

葡國文化是富有詩意的。（賈梅士 Camões, Mendes Pinto, 1514—1583 和 庇山耶 Pessanha 就是這個傳統的代表人物。）不過，歷史方面的意義正佔盡上風。歷史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正如 Stephan Feuchtvang (1991: 267) 所說的：“歷史是一個民族的目的論，是一個民族傳統的永恆存在。這個傳統已經存在文化當中，不過並不明顯，也不為人們所覺察。”

這裏的傳統文化行爲源自對中國歷史的崇拜，同時也彌蔓着現代的情感，“現代”並不是一個永恆的標準，而是一個備受爭議的範圍。澳門文化的將來與中國當今的“四個現代化”息息相關。而“四個現代化”又慢慢的由最新的後現代口號“改革開放”所取替。

Daniel Bell 和 Gilles Lipovetsky 說過，在後現代的新年代，尖銳的文化對抗正在消失，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正在改變。否定傳統和崇尚新意與改變的意識越來越時髦。無論如何，葡國文化和中華文化正雙雙受到香港的影響，而鄰近澳門的廣州，它的新鮮感也毫不遜色。現代主義總是往前走的，數年前還號稱現代的東西現在已變得古老而迂腐。

古典藝術的愛好者將“現代”視為完善的某種形式的結束，或者是“自然的超自然主義”。Paul Valery 在一九二七年加入法蘭西學院時就是這樣說的。

在當今的後現代時期，上帝死了，不過對於道家來說，谷神不死。（《道德經》第六章）在下一部份，（前景）將會講述“現代式”的一種樂觀看法。

Louis Dumont 在基督教文化裏找到了個人主義的根源。現代葡萄牙文化崇尚個人主義。這與中國人的集體主義社會對比鮮明；在這裏，個人從屬於懷着良好意志的集體主義社會。這種狀況不知不覺地持續了多個世紀。與此相反，在一個唯名論者的社會裏，個體而不是關係才是最實在的。部份作者過份強調個人主義，認為在二次大戰後的澳門缺乏個性。（Fernandes 1986: 19）。不過，等級制度也不為西方社會所喜好。（Dumont 1985: 19）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互相對照的特性也許就是中葡文化之間最大的區別。

澳門的中國文化更加複雜，充滿着一個又一個由個體組成的關係網。當然，正如在其它亞洲國家一樣，大家族組成了第一個集體和多極的圈子。不過，朋友、同學以及各種會社有助建立和維持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廣東人，上海人和福建人，另外也包括東南亞歸僑（特別是印尼歸僑）正是通過這樣的社會、政治和專業關係去生活，經商以及參與社交。Jacques Gernet (1990: 86 和 1911: 27) 曾經研究過儒家對華人社會產生的文化影響。

有關道德倫理，每種文化都各有長處。在韋伯 (Max Weber) 之後，根據尼達姆 (Joseph Needham) 的理論，在西方文化裏，物質和精神壁壘分明，這和中國文明所強調的整體論形成鮮明對比。實用主義或者是現代人對物質主義的向往，又該怎樣解釋？我們還沒找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

從《道德經》開始，天和地在虛無的概念裏象徵式地結合在一起，而存在的概念就源自“萬物之母”。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是澳門文化的一部份。它主要是拜

祖先，其實是道教、儒教與佛教的混合。鮮為人知的是澳門也有中國伊斯蘭教徒。葡國文化却根源於史詩、情感和宗教。在後現代時期，社會和個人都正在不斷地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葡國文化的核心也許可以定義為比較個人化，因為它跟許多其它西方國家一樣，集中表現組成社會基因的核心家族。對於一些家裏講葡萄牙語的家庭來說，時易世移並沒有削弱傳統的重要性。那麼，在澳門文化裏，究竟有甚麼值得推崇的特點呢？也許，這就是葡萄牙人的忍耐和華人的隨和了。

前 景

Rigaud曾經指出：國家是所有文化思考的心臟。一位前任澳門總督就說過，要確保澳門文化有一個美好的將來，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相信澳門人的長處。在另一方面，中葡聯合聲明也這樣寫道：

“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作為兩大文化的融合體，澳門人的文化在五百多年來一直在澳門文化發展中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作為一股活生生的力量，這個完整的文化一直在兩種文化的冶煉中豐富成長。問題在於，到了21世紀，澳門將會保存甚麼樣的文化呢？以下是一個可能的模式。一九八二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根據Max Horkheimer和Theodor Adorno的理論作了以下判斷：文化產業將包括攝影、電腦、電影、電視、收錄機、錄像機、旅遊、廣告，甚至是這些行業之間的關係。根據中葡聯合聲明，在九九年後，葡國文化可能成為中國文化跟全球主要文化區域的橋樑。在未來七年，必須為這個可看到外部文化與經濟世界的窗戶裝上框架。教育的創造力可能有助形成眾望所歸的現代文化。正如Augustin Girard所說，新的視聽產品及網絡系統的發展，如衛星、電腦科技、電話及電視屏幕，長遠來說，將會主宰所有視像產品的未來，中國也肯定希望涉足這些新產業的發展，而科技預期將會增強文化的動力。

雖然對於文化的財政、開支和經濟目標的評價超越本文範圍，不過也順便提一下，尤其是有關開支方面。文化產業的負面效果將會與傳統的活動相提並論，因此格外引人注目。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分析過他們正面的相互影響後才決定在甚麼條件下，（宣傳、整理、培訓）每個產業可以在文化的每一個發展階段，支持文化系統。這對澳門的今天和明天同樣是一項挑戰。

根據Augustin Girard的理論，我們可以看到當局可扮演的角色：

1. 刺激人們的文化生活；
2. 改善大眾傳媒的質素；
3. 鼓勵不同專業和藝術人才富創意的工作；
4. 更新傳統文化機構；
5. 保護澳門的文化影響；

爲了澳門人和澳門文化擁有一個和諧的將來，必須透過教育、專家培訓、傳媒（電影院、電台、電視、報紙和雜誌）、圖書館、博物館、劇院去實施文化政策。年青人明顯是最具有文化潛質的因素。

在新世紀來臨前夕，澳門當然需要以公私參與的新模式去實現文化現代化同時保存它的文化財富和信譽。

參 考 書 目

- BARRET, Richard A. 1991 — *Cultura and Conduct. An Excursion in Anthropology*. Belmont, Cal.: Wadsworth, 238 p.
- BENNET, A.B.J. Fryer. 1967—*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57 p.
- BERLIE, Jean. 1991 — *Les Dai de Chine*. Metz: Cercle de Culture et de Recherches Laotiennes (Research Centre on Lao Cultura), 137 p.
- DA SILVA, Beatriz B. 1989 — *Presença Portuguesa no Oriente (Portugu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Far East)*. Macau: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51 p.
- DIAS, Jorge. 1986 — *O essencial sobre os Elementos Fundamentais da Cultura Portuguesa*. Lisbon: National Press, 59 p.
- DUMONT, Louis. 1985 — *Essais sur L'Individualisme. Une Perspective Anthropologique sur L'Ideologie Moderne*. Paris: Seuil, 1st. ed. 1983, 314 p.
- FERNANDES, Henrique S. 1986 — «Macau de Ontem», *in: Presença da Cultur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ortuguese Cultura in Eastern Asia»). Macau: Cultural Institute, 5-20.
- FEUCHTWANG, Stephan and WANG Migming. 1991 —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or a Contest of Histories: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Dialectal Anthropoloiy* 16, 251-272.
- Foreign Languages Ed. 1987—*Zhongguo Renmin Gongheguo Zhengfu he Putaoya Gongheguo Zhengfu Guanyu Aomen Wenti de Lianhe Shengming. Declaração Conjunta Sino-Portuguesa Sobre a Questão de Macau*.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Edition, 83 p.
- GERNET, Jacques. 1990 — *Le Monde Chinois*. Paris: Armand Colin, 1st. ed. 1972, 699 p. (also translated in English). («Confucius» chap. 4/2, 85-86).
- c. 1991 — «Le Confucionanisme comme Projet Culturel et Projet de Société». *In: La Cultura comme Projet de Société* («Culture as a Project for the Society»). Campin, Belgium: Universities Press, 23-29.

- LAO Zi. 1984 — *Lao Zi Jiaoshi* («The Teaching of Lao Z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Edition, 18 + 342 p.
- LE MONDE. 1992 —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Monde*. December 24, 1992, pp. 1,6.
- LIPOVETSKY, Gilles. 1983—*L'Ere du Vide. Essais sur L'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 Paris: Gallimard, 249 p.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89-151).
- MACAU. 1927 — *Anuário de Macau. Ano de 1927*. Macau: National Press, 391+110 p.
- MENDES PINTO, Fernão. 1614 — *Peregrinação* («Peregrination»). Mem Martins: PEA, no date, 2 vols. 367 + 367 p.
- METAILIE, Georges. c. 1992 — «*Guanyu Jindai Zhiwuxue*» («About Contemporary Botany») (ms), 5 p.
- NEEDHAM, Joseph. 1972 —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st. ed. 1956, XXIV + 697 p.
1976 — «History and Human Values». *Centennial Review* 20/3-4, 1-35.
- OGA. 1966 — *Discurso do Governador de Macau no Conselho Legislativo*. («Speech of the Governo of Macau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isbon: Overseas General Agency (OGA), 77 p.
- RENARD, Jacques. 1987 — *L'Elan Culturel* («The Cultural Impetus»). Paris: PUF, 227 p.
- RIGAUD, Jacques. 1990 — *Libre Culture* («Free Culture»). Paris: Gallimard, 445 p.
- TOMÁS, Maria Isabel. 1992 — *Os Crioulos Portugueses do Oriente. Uma Bibliografia* («Oriental Portuguese Creole Dialects. A Bibliography»). Macau: Cultural Institute, 245 p.
- TSCHUMI, Raymond. 1975 — *Théorie de la Culture* («A Theory of Culture»). Lausanne: L'Age d'Homme, 267 p.
- UNESCO. 1982 — *Cultural Industries. A Challenge for the Future of Culture*. Paris, 236 p.
1987 — *Cultural Development. Some Regional Experiences*. Paris, XIII + 477 p.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sia», 193-281).
- WANG Gungwu. 1991 —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II + 354 p.